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起柔兆涖灘十川盡疆
圍作噩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 上發順化

癸未至彭原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

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

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

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

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

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

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饒房
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
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爲南
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瑄以爲攝御史
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
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爲
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
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
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
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其意以爲

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
上由是疎之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
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
李楫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旣行又令兵
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楫劉秩二人
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
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
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
入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

穎王璩之至成都也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璩不之止圓恨之璩視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璩使歸內宅以武部侍郎李峘爲劍南節度使代之峘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璩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玠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玠亦詣上所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瑄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

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以薛景仙爲關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

湛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東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

無降理今妻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鸞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

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十
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今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永王璘幼失母爲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 不聽璘領四道節

度者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瑒爲之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

通鑑卷二百九
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
皆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
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
濱冰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
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
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
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
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
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

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
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
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
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
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
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
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
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時張良
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

舉倏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
泌曰何也倏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
姑置之勿以爲先倏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師
東巡汭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
太守兼江南東路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
兵東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
郡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採訪使李成式於廣陵
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
之將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
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

璘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 于闐王勝門
安祿山反命其弟暉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
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
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
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
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
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
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
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

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
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
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是歲置北海節
度使領北海等四郡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興
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
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初林邑王范真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
范氏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治國更立
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

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 安

祿山自起兵以來日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
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或時殺之旣
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
雖貴用事亦不免箠閣豎李猪兒被箠尤多左右
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
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
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猪兒
曰汝前後受箠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
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

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
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
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
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
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
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
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
爵以悅其心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
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
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

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
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
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
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
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
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
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
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
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
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

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
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
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
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上謂
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
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
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
子孫至於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
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
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一曰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五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
所不爲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
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旣平莫若䟽爵土以賞功
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
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上聞安西北庭及
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 丙寅劔
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太守柳
弈討誅之 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
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

小城有七胡據其五二城堅守度支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延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其於山

東以胡兵三千衝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

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

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

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安東都護王玄志鳩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爲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擊

通鑑卷三百九
四百一
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爲平原
太守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
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
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
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
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
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
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
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
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馬之聲賊中自拔而來者

日夜不絕西師憊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
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
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
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
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
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
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
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
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
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

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
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
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
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
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
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
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
去 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
事封媯川王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爲常山
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

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據
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戊戌永王璘敗死其黨薛鏐等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
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揚子成式
使判官裴茂將兵三千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
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
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
鋒未交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
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
奔白沙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

光照水中一皆爲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爲官軍
已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
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
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
肩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衆南奔鄱陽收庫物甲
兵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侁遣兵追討擒之
潛殺之於傳舍瑒亦死於亂兵侁使人送璘家屬還
蜀上曰侁旣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邪
遂廢侁不用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
韶光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

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
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水退保河東 三
月辛酉以左相韋見素爲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裴冕爲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
苗晉卿安祿山之反也請出晉卿爲陝郡太守兼陝
弘農防禦使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
長安失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爲左
相軍國大務悉咨之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
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
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

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
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
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
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
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
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顏真
卿自荆襄北詣鳳翔上以爲憲部尚書 上以郭子
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
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
懷恩王仲昇泚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河
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
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滹西安守忠李
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
丑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
陳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
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
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
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

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
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
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
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
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瑄性
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
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
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
賄丁巳罷瑄為太子少師以諫議大夫張鎬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晨夜
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
致太平也上然之 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為元
獻皇后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守南陽賊將武令
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
者相枕籍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
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
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
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
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
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

糧而入賊不能遏炁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炁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已者鬪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三百九

宋

宋礼

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
若以礮石一能卽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
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
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
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
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
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
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
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
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

也夫榮旣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
憂所在暴橫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王愛
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
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
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
毋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
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
克况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
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
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至曾之子也 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禦使
楊齊魯劔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 秋七月
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
劔南節度使李峘討誅之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
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
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齊
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
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
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

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
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
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
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
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
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
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鑊鑊
末置大環搨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
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
鑊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

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
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
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
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
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
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
衆八月罷渙爲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 以張
鎬兼河南節度採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
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 睢陽士
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
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
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
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
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感巡乃令南霽雲將
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
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
旣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
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
旣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能不救進明愛霽
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

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徃徃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爲相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起疆圉作噩九月盡著雍閏茂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
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
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
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
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
省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
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

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丁亥
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
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
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
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
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
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
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
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
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
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
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
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
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
垂郭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
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
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
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
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
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

通鑑卷三十三
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俟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俟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

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荅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耶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滄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爲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旣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

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

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辦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

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

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吸之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

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污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感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吐蕃陷西平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男子老弱人知

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

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
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
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
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
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
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
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
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
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
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

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
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
共救之曉素傲狠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
日鎬召曉杖殺之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
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
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儼至曲沃
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
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
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
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

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
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
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
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
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王
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出羅錦萬
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
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徵知
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
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

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
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
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
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
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
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
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
爲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
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
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

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
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
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鄴
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
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
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慶自潁川武令珣自南
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
軍聲復振廣平王俶之人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
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
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已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
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
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初汲郡甄
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
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
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
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月餘會廣
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
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
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
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

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
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
所汚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
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
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
餘孽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
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 張鎬帥魯
炆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
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已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

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以嚴莊爲司農卿 上之在

彭原也更以粟爲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

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

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

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

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

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著

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

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伏

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

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
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目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
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
之上皇上馬上親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
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
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
遠門入大明宮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
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
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辛亥以禮部尚書李峴兵
部侍郎呂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

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
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
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
功之臣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愬盧奕顏杲卿
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其
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
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
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

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儻爲兗王東陽
王佺爲涇王儻爲襄王僂爲杞王偲爲召王侶爲興
王侗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
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
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
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
死善遏惡揚錄瑕棄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
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旣盡而及人乖其素
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衆以
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

難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
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
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
愷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霑褒贈 甲子上
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安
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
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
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
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
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

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
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
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
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
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
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柰何與之俱亡若歸欵朝廷
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
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逆之相距一里
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
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

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聽樂飲別遣人收其甲
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
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
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
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
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
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
爲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恒
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
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

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
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上皇加上尊號曰
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
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昔國從僞準律皆應
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
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
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
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
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
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二等流貶壬申斬達
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
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
均張垪死上皇曰均垪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
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
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垪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
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垪爲汝
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
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底百姓
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群臣從安慶緒在鄴

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

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

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

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

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

力此乃屠酷之所蓋犬馬之不如儻各全其首領復

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生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

巡之從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察世亂則委棄孤

城齷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

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

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

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

可矣又故妃韋氏既廢為尼居禁中是歲卒置左

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

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

廂號曰英武軍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絳等

七州分劔南為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

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峽等

五州更安西西曰鎮西

乾元元年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加上尊

號上固辭大聖之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

道聖皇天帝先是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

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乙酉敕盡停

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二月癸卯朔以殿

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

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
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爲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丁
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
以載爲年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爲營州
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三月甲戌徙楚王俶爲成王
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
李嗣業屯河內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
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
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
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罽於

鄴市凡有謀歸者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
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群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
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
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 癸卯以太子

少師號王巨爲河南尹充東京留守 辛卯新主入
太廟甲寅上享太廟遂祀昊天上帝乙卯御明鳳門
赦天下 五月壬午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
使 張鎰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
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
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

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以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戊子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 張后生與王伋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孫也 乙未以崔圓為太子少師李麟為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

行諸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以璵為中書侍郎

郎同平章事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

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

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

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具奏其狀

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

因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

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

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

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

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閱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巳酉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爲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

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于求受

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蠹尤甚至

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啓震

怒破鑰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

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

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 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

爲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 山人韓頴

改造新曆丁巳初行頴曆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

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 太子少師

房瑄旣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

通鑑卷一百一
其黨爲之揚言於朝云瑄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瑄罪貶幽州刺史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瑄黨也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爲信都大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

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_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

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玘走免思明囚恩敬
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
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喜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
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
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祿山反
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
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
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
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
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口入謂曰我任
使汝番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
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
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于地烏
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
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丁亥無命回紇可汗曰英武
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
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異副之命左僕
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
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道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

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
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
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
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
對曰曠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
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
柰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
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 乙未郭子
儀入朝 八月壬寅以青塞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
為滑濮等六州節度使 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

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
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九月庚

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洎為蒲同虢三州節度使

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拔戎德
傳首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

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
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
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
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為

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懷戾好
殺士卒不附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吳興平李
真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
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
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
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
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癸巳廣
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
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 冬十月甲辰冊太子

名曰豫自中興以來群下無復賜物至是始有新鑄
大錢百官六軍需賚有差 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
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
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吳自陽
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
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
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
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
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旣而與慶緒戰僞退賊
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

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勢甲寅上皇幸華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

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爲之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尚書李峘爲之兼淮南節度使己未群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峯拒之賊勢盛處峯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峯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峯處峯驍將衆所恃旣死衆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

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平盧節度使王玄

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

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

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

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

始。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

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

事其上而下無觀視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

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

臣民者以入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

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

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

患彼命將帥統蕃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

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難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

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

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

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

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

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也孰大焉

乃使之擁旌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

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

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

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

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

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

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

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

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

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

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

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

太祖然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

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字內

又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

通鑑卷一百一

三

五百七

詒謀之遠哉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 吐蕃陷河源軍

